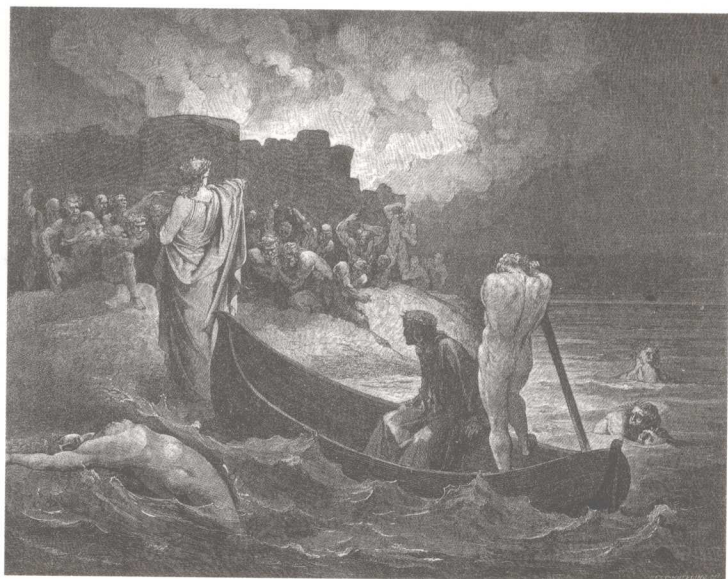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债与偿

[加]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著 吕玉婵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# 债与偿

Pay**back**

Debt and the Shadow Side of wealth

Margaret Atwood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债与偿/(加)阿特伍德(Atwood, M.)著;吕玉婵译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5  
ISBN 978-7-305-06853-9

I. ①债… II. ①阿… ②吕… III. ①演讲—加拿大—现代—选集 IV. ①I711.6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9951 号

Margaret Atwood

**Payback: Debt and the Shadow Side of Wealth**

Copyright © 2008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 K.  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published in 2010 by NJUP  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9-284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 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 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  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债与偿  
著 者 (加)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 
译 者 吕玉婵  
责任编辑 李雪梅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 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6.375 字数 112 千  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
ISBN 978-7-305-06853-9  
定 价 20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  
电子邮件 [Press@NjupCo.com](mailto:Press@NjupCo.com)  
[Sales@NjupCo.com](mailto:Sales@NjupCo.com)(市场部)

---

\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\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  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献给格雷姆和杰丝，  
以及马修和格雷姆·德·扬格

# 目 录

一 古时候的公平/1

二 债与罪/35

三 债的故事/71

四 灰暗的一面/109

五 还 报/145

后记 & 致谢——那些没说清楚的事/183

一  
古时候的公平



加拿大自然作家塞顿(Ernest Thompson Seton)二十一岁生日时,有人送上一份奇特的账单,原来他父亲记录了他童年与年少时的每一笔花费,其中包括医生接生费用。更奇怪的是,塞顿据说还付了这笔账单。我本来认为塞顿的父亲行事古怪,现在倒不免质疑,要是原则上来说,他是对的呢? 出生为人,光就此一事实,我们是否就亏欠了某人、亏欠了某事呢? 如果是的话,欠了什么? 亏欠谁? 亏欠什么事情? 还有,应当如何偿还?

写作此书的动机是好奇,我的好奇心。我对某一主题的了解甚少,因而对它产生了好奇,我希望透过撰写此书来探索它。那个主题就是:债。

本书不谈债务管理、睡眠债、国债,不谈每月的预算管理,更不去谈债务其实是好事,因为借了款,钱会增加。购物狂或判断自己是否为购物狂的方法也不包括在内。以上题材,书店与网络所在多有。

本书也不探讨更恐怖的债务形式：赌债加上黑手党报复；轮回报应，自食恶果，来生转世为甲虫；捻着八字胡的债主，以欠缴房租为由，胁迫美女发生非自愿性行为的通俗闹剧。不过，或许涉及此类话题。债，是人类的观念，因此也是想象出来的观念，本书探究这项概念如何反映并且扩张人性无餍的欲望与残酷的恐惧。

另一位加拿大作家麦克劳(Alistair MacLeod)说：作家，写出他们担忧之事。我添一句：也写出他们不解之事。就我所知，本书主题是最令人烦恼、最令人困惑之事：金钱、故事与宗教信仰的独特交叉连结，往往挟带着爆炸性的威力。

成年时所不解之事，在孩提时期即开始迷惑我们，至少这确实是我的亲身体会。我成长于一九四〇年代末期，在当时的社会，永远不该对三件事提出问题。一是钱，尤其不该过问某某人赚多少钱。二是宗教，打开宗教相关话题，等于直接开始评判异端，甚而会出现更可怕的结果。第三件事是性。我与生物学家同住，教科书散落一屋子，我可以翻书查看与性有关的事物，起码了解了昆虫的交配行为，因此我对昆虫产卵管毫不陌生。孩童面对不可闻问之事，感到十分好奇；而我的这份好奇，集中在另外两个禁忌领域上：财务与宗教。

首先，这两个领域看似井水不犯河水，各有所归。上帝之事，目不可见；而凡间之物，具体有形。后者化为当时多伦多为数不多

的物质利益，也以金钱形态呈现，而对财富的爱，是万恶的根源。然而，在我阅读无数次的漫画中，有唐老爹(Scrooge McDuck)这号人物。这位富翁与狄更斯(Charles Dickens)迷途知返的知名小气鬼施顾己(Ebenezer Scrooge)同名，施顾己性情暴躁，一毛不拔，行事往往偏离正道。而唐老爹财大气粗，在庞大的财库里装满金币，与自己收养的三位外甥在其中泼洒钱币，仿佛身在泳池之中。钱，对唐老爹与年幼的三胞胎小鸭，不是万恶渊藪，倒是令人开心的玩物。以上观点，何者为是？

没错，生长在四〇年代的我们，小时候通常都有点零用钱。我们不该谈钱、过分爱钱，却被期待在年纪轻轻时要学习管理金钱。八岁时，我得到第一份支薪工作。在此之前，我认识金钱的方式很有限。我每周得到五分零用钱，这笔钱能买到的蛀牙，比现在可买到的多许多。一分钱的硬币如果没有花在糖果上，就存在原用来装立普顿茶叶的锡盒内，盒面有鲜艳的印度花纹，还画有大象、华贵的蒙纱淑女、缠头巾的男子、寺院拱顶、棕榈树、蓝到不存在的天空。硬币一面沾了茶叶，一面是国王的头像。我对它们的喜爱，取决于它们罕见与美丽的程度：英王乔治六世(当时在位的国王)是常见的流通货币，在我势利的小天平上属于低阶，而且，他没蓄胡留鬓。不过，毛发较茂密的乔治五世硬币还有若干在流通使用，运气好的话，我还能有一两枚髯毛满脸的爱德华七世。

我明白这些硬币可换取货品，例如蛋卷冰淇淋，可是并不觉得

它们比我童年时使用的其他货币单位，如：香烟包装附带的飞机图卡、牛奶瓶盖、漫画书、各式玻璃弹珠，来得更高级。无论何种货币单位，原则一概相同：罕见与美丽程度增加其价值，兑换率由孩童自订，只是讨价还价的场面层出不穷。

有了工作，一切变了。我每工作一小时可得二十五分，好大一笔钱啊！更何况工作内容只是在雪地里推婴儿车，只要将活着、没冻僵的娃娃送回，我便得到这二十五分钱。就是在人生的这一刻，任凭上面人头为谁，一分硬币终于与其他一分硬币等值了。我因而学会了重要的一课：在复杂的金融圈中，美学考虑很快就会无效，真是可惜啊。

然后我收入丰厚了，有人告诉我，我需要银行账户。于是，我自立普顿锡茶盒毕业，获得一本红色存折。人头硬币与弹珠、牛奶瓶盖、漫画书、飞机图卡之间的差异变得清清楚楚：弹珠不能存入银行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被鼓励要存钱。金钱累积到一个危险的数额，比方说一块吧，我就将它存入银行，一脸严肃的银行柜员会以笔墨记录金额。一串数字下来，最后一个称为“结余”(balance)，我不明白这个词，因为还想象不出一座双杆天平。

每过一阵子，红色存折多出一笔不是我存的数额。有人告诉我，这叫“利息”，是在银行存钱所“赚”来的，这一点我也不了解。额外多了笔钱，自然引起我的兴趣，而这铁定是它之所以叫做“利息”的缘故。可是，我明白那笔钱其实不是我赚的，我并没有推着

银行的婴儿在雪地走动。

那么,这些神秘金额打哪来的?牙仙子取走脱落的乳牙后,会留下五分镍币,那些钱一定与五分镍币从同一虚幻之地产生,那是某个非人所创造的国度,不可能找出精确的位置,我们却都必须假装相信它的存在,否则以牙换币的交易就行不通了。

无论如何,枕头下的镍币如假包换,银行利息也是,你可以提领现金,换回一分硬币,再换成糖果和蛋卷冰淇淋。可是,想象怎么产生出实物呢?从《小飞侠彼得潘》(*Peter Pan*)一类的神话故事,我学会一件事情:停止相信童话,童话便死了。假如我不再相信银行,银行也会幻灭吗?依照成人的观点,神话虚假,银行为实。可是,这是真的吗?

于是,我开始对财务产生迷惑,直至今日尚未得解。

过去半个世纪,我长时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往各地。我总会阅览广告。在五〇年代,束腹与小馆子的广告不可胜数,另外还有体香剂与漱口水的广告。目前这些都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疾病的广告,心脏病、关节炎、糖尿病等等,还有助人戒烟的广告。而电视连续剧的广告总以一两名女神般的人物做主角,不过这种广告偶尔是宣传染发剂与润肤霜。有一种广告宣传你沉迷赌博时可以去电的事务所。还有,协助处理债务的广告,此类广告不知凡几。

其中一则上面有个笑容爽朗的妇人，带着一名稚童，标题写着：“我现在能处理了……催款电话不再来。”另一则写着：“冥币买不到幸福，债务可以管理。”又有一则说了句轻松的俏皮话：“债后有人生！”第四则犹如鸟瞰：“从此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！”提供了与童话相同的信念，煽动你将账单塞入地毯底下，假装债已经付清了。第五则广告质问：“有人紧跟着你吗？”它贴在公交车尾，更令人觉得不祥。这些服务承诺，不会让沉重难荷的债款烟消云散，却会帮助你整合债务，一分一毛地偿还，同时学会戒掉让你一开始负债累累的虚掷习惯。

为什么这种广告比比皆是？因为欠债人数比以往更多吗？非常有可能。

在五〇年代，有束腹、体香剂广告的时代，广告业者显然认为，顶着便便大腹到处乱走，让四周环境臭气熏天，是想象中最令人焦虑的事情。身躯可能会离开你，所以必须控制住身体，不好好控制住，身子可能会出门活动，替你招来与性有关的奇耻大辱，这在大众交通工具上可是绝不能提的。现下世道不同了，带有性暗示的诡异表演是娱乐工业的一部分，不再是非难与内疚的主题。除非罹患常见于广告的某种疾病，身体也不再是焦虑的主要震央。烦心之事反而是你账簿中的支出栏。

这是有道理可循的。第一张信用卡在一九五〇年问世。一九五五年，加拿大家庭平均负债所得比是 55%，二〇〇三年为

105.2%。自此以后,比例节节攀高。在美国,二〇〇四年的比例是114%,换言之,成千上万的民众寅吃卯粮,许多政府也在同样的处境下。

以个体经济层面来看,有名友人告诉我,十八岁以上的人普遍负债,尤其是大学生。信用卡公司以学生为目标,学生兴冲冲跑去消费至额度上限,从不停下脚步计算后果,接着就是背负起无能偿还的债款,而且利率相当高。既然神经科学家目前告诉我们,青少年的大脑与成年人的大脑差异甚大,实在无法计算“长期先买后付款”的数学题,这种情况应当被视为剥削孩童。

在天平的另一端上,金融世界最近动荡不安,原因是一座与“次级房贷”有关的债务金字塔垮了。多数人对这座金字塔的结构了解不深,这一点归结出一项事实:若干大型金融机构兜售房贷给无法负担月费的人,接下来,将这种骗人上当的债务装入硬纸箱,上头贴了让人心动的标签,有的机构与投资团体以为它是值钱的,于是买了下来。这与推销青少年使用信用卡的策略一样,不过震撼程度强了许多。

我的美国朋友写信来:“原先我与三家银行、一家贷款公司往来。一号银行买下其他两家,现在努力要买下破产的贷款公司,今天早上却发现,原来仅存的银行也同样岌岌可危。他们现在试图与贷款公司重新协商。问题一:如果公司即将破产,却想买间把无力偿还的消息刊在头版新闻的公司,为什么呢? 问题二:如果每个

贷方都破产了，借方是否就摆脱了困境？美国人爱赊欠，他们的苦恼是无法想象的。我猜想，中西部的街坊看起来就像我家乡的街坊，空荡荡的房子，草长到膝盖，藤蔓爬满了墙，没有人愿意承认其实自己拥有这个地方。我们垮了，要自食其果了。”

这封信让人联想到《圣经》，不过我们还是不免搔首抓耳，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？为什么会发生？我常听到的答案是“贪”，也许说得对极了，却还是无法揭开其中更深一层的秘密。让人苦不堪言的这个“债”，究竟是什么？它就像空气，充塞在我们四周，只有供应出了问题，我们才会去思考它。我们诚然明白一起享受的浮力少不了它，时运好时，靠着它漂浮，仿佛坐在打足氢气的气球上，越升越高，气球越变越大，最后，啪！某个扫兴的家伙拿针一刺，我们向下坠落。可是，那根针究竟是什么？我的另一位朋友过去常坚持，飞机之所以能保持在天空中，只是因为人类不顾理智，相信飞机能飞，一旦没了共同的错觉支持，飞机会立即笔直落地。“债”是否也一样呢？

换言之，债之所以存在，也许是因为我们想象它存在。债是想象之物，我想探讨它的类型，以及它对生活现实的冲击。

我们现阶段对债的态度，深深镶嵌在整体文化之内。灵长动物学专家德瓦尔(Frans de Waal)曾说过，文化是“威力强大的变更基因，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，切入人类存在的核心”。不过，也许还

有更基本的形态正在修改。

我们来做个假设。有一排总汇自助餐，上面有个牌子写着：“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”，人类一切作为，好事坏事丑事，都可以在这个总汇中找到。这些行为不会出现在标示“蜘蛛”的自助餐中，所以我们不会长时间吃青蝇；这些行为也不会出现在标示“狗”的自助餐中，所以我们不会到处在消防栓上留下腺体气味的痕迹，或是把鼻子塞进腐败的垃圾袋中。我们人类的总汇自助餐中，有些位置确实摆放了食物，我们跟所有物种一样，受到食欲与饥饿左右。桌上其他菜肴还包括较为抽象的恐惧与欲望，如：“我想飞”、“我想与你性交”、“战争统合部落”、“我怕蛇”、“我死了会怎么样？”。

不过，桌上的事物样样以人类基本典型为基础，不然也是与其相关，包过我们所欲、所厌、所喜、所恶、所爱、所恨、所畏在内。有些遗传学家甚而会谈论人类的“模块”，仿佛我们是电子系统，有大面积的功能电路，可开亦可关。我们基因的固定神经线路之中，实际上是否有一部分是这种组合型的模块，目前仍有待试验与讨论。无论如何，我提出一个假设：可辨识的行为模式越古老（也就是我们表现的历史越长久），它对人性的重要性就一定更高，它出现的文化差异就越多样。

我不是提出一组如锡板浮雕般永远不变的“人类天性”；对位基因学家指出，基因可以被表现，或者说“被打开”，也可由各种方

式遏制，取决于所处的环境。我仅想表达，在生活周遭，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基本行为变化无穷，而少了与基因相关的配置（你可想象成建筑的砌块或基石），根本不可能发生改变。在在线游戏“无尽的任务”（*Everquest*）中，玩家必须从剥兔皮的工人做起，进行贩卖与交易，与其他玩家通力达成团体任务，并且攻击他方的城堡，一路往上攀到拥有城堡的骑士地位。假使人类非群居动物，也无阶级意识，这类游戏根本不可能出现。

在我们四周，环绕着繁复的债务浮雕，有什么相对应的古老深层基石，凸显了它的花纹？我们为何会不顾沉重的偿还压力，而乐意接受以未来交换眼前利益的提议？难道只是因为程控了我们的行为，我们于是抓住机会摘下累累的果实，尽量狼吞虎咽，而不去瞻望可能无果可摘的未来？嗯，有可能是这样的，七十二小时不喝，或者两个星期不吃，你大概就会没命了，所以假如现在不吃几颗沉甸甸的果子，六个月之后，你不会在此恭喜自己拥有自我约束的能力，并且享受晚到的喜悦。就此层面而言，信用卡几乎保证能为贷方赚钱，因为“当下把握”可能演变自某一时代所采取的行为模式，而那个时代，人类以狩猎与采集维生，距离有人想存退休金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。一鸟在手，的确胜过二鸟在林，塞进嘴里的鸟，价值尤其高。不过，这是否只是短期收益伴随长痛而来的情况？债，是出自一己的贪念？还是答案更慈悲，它是出于自身的需求？